



大师傅杂谈



二零二一年一月八日 李洪智画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文艺术学院的非著名段子手吕洪智。

上周，有弟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我去给他们策划的脱口秀比赛来个开场秀，其实就是“垫场”，不见得水平有多高，基本属于虚张声势的那种，就像在ATM机上取钱的时候，听着机器喇喇的点钞声，我感觉它会多吐给我好几万，害得我每次都要亲自再手点一遍，可这么多年了，一张也没多给我。我就暗暗地咒骂那个设计这个点钞声音的家伙真是太坏了，他完全可以设计成无声啊。所以，我还是低调点为好。

大约是实力不允许吧，在主持人提高了八度说欢迎神秘嘉宾上场的时候，一阵持久而猛烈的掌声响起，我的脑袋瞬间嗡嗡作响，让我想起了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写方鸿渐的一次演讲谈开场的掌声：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得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得一种收到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

方鸿渐的幽默并没有持续到最后，演讲还是搞砸了，引来嘘声一片草草收场。不过，刚才同学们的掌声也许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个人的魅力吧，可能是发自肺腑地冲着“大师”来的。其实我早已改为“大师傅”了。那“大师”的名号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正好可以一正视听了。大家都知道，上世纪末，出了一个邪恶的名人，都喊他李大师，我的名字念起来跟他很像，于是大家也开玩笑喊我吕大师，在报社的时候是山东商报大师，在泰安的时候是泰山大

师，在东方学院的时候是东方大师，2015年我们学院出了一份报纸，牟雷院长给我的专栏取名“大师看东方”，就这么一直叫着，其实是调侃的意思，后来受韩美林先生的启发，后面加了个“傅”，改为“大师傅杂谈”，我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喊“大师傅”了，我勉强还能接受。至于那些还在喊“大师”的，怎么说好呢，年轻人不讲口德，耗子尾巴吧。

所以，大师只是个传说，要迷恋就迷恋大师傅吧。你要是逼着玩暧昧地说“你慢慢变老，等等我就好”，对大叔级的人物来说，会感动地找不着北的，这比古代那个女子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更能看到一点希望。只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吧，过了就不好了。比如今年第一场雪的时候，含蓄地说“两处相思同淋雪，也算此生共白头”就比较恰当。这让我想起了四年前的一件趣事，2017年，我从老家带了一棵樱花树，栽在凤凰河北岸，并挂了一块牌子，写着“人文艺术系系树”，开始是枝繁叶茂，后来，人文的学生都知道有这么棵系树，下课走到那里都要欣赏欣赏再浇浇水，新闻的学生早上刚浇了两桶，中午艺设的学生也去浇了，晚上英语的学生又摸黑儿灌满了水，就这样，没过多久，就看着叶子蔫了，再过几日，一晃，根断了，水旺木虚啊。我经常用这个例子来讲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中的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道理。因此，家长爱孩子、老师爱学生、徒弟爱师傅、学生爱樱花树，都不能溺爱，你看，这个“溺”也是带三点水的。

其实在东方学院，大师也是有的，就是看大门的大爷们，他们都是哲学家，每天都在反复念叨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可我有一天被我们的门卫大爷吓了一跳。话说，我在北门抬杆处停车摇下玻璃准备登记，这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断喝：干什么的！我有点发懵，你不按套路出牌啊，你不是该哲学终极三问吗？我下意

识地准备从口袋掏工作证，脑子里闪过抗战电视剧的画面：太君，我是良民，良民大大地，你地明白？不是就死啦死啦地！……

好多哲学家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变成了疯子，这个门卫大爷也可能有些征兆吧，这没什么奇怪的，还不如你很久才弄明白“南天门在北边，北集坡在南边”这泰安一大怪呢。我们学校怪事奇事也是很多的，我要说东方学院的六大典故五大怪人四大校宠三大笑话，你一定会追着我刨根问底。今天我只想讲一个最新发现的不可思议的事儿。据说，学校每年招聘老师的时候，名字里带“娜”的，成功的概率基本是百分之百，所以你们的老师里就有了国娜、任娜、刘娜、郝娜、陈娜、吕丽娜、郭琳娜……这就太奇怪了，我怀疑我们学校的人事处长的梦中情人是戴安娜或者麦当娜或者谢娜；更邪乎的是，这里面有四位带“娜”的老师在会计学院的一个教研室里办公，我敢十分肯定地说，会计学院朱德胜院长年轻时那爱而不得的初恋一定叫什么什么娜，要不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呢？我在想，为了以后找工作不愁，我要再生一个女儿的话，就干脆取名——吕娜。

我还研究了一下，咱们脱口秀的现场也有很怪的事儿。12名选手竟然尾字押韵的有五人：迟致远、胡梦圆、李思楠、王克涵，还有一个赵逸凡，我就纳闷儿了，你们是按名字决定谁能进入决赛的吧？更奇怪的是，选手的名字都很耐琢磨，我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有道理。迟致远——人家是宁静致远，他非要迟一会儿再致，看来是个很不宁静的人，你要是个女孩，估计会叫迟宁静吧，要么就是你还有个姐姐叫迟宁静？两个带梦的——胡梦圆、吴梦真，一个的梦是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着就圆了，你是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践行者吧？一个说梦是真的，却偏偏又无（吴），到底是真是假？这不就是“庄周梦蝶”吗！你俩应该是道家思想的继承人，跟门卫大爷一样，你俩适合做哲学家；还有两

个更有意思的——李思楠、王克涵，可能在你俩出生的时候，望着襁褓中的你，你们的爸爸都感慨万千，想起了一段伤心的往事，一个在思念那个叫楠的女子，所以给你取名思楠，一个在怨恨那个叫涵的女子，所以给你取名克涵……纯属猜测啊，那个，导播，把这一咕噜掐掉，她们妈妈看到了会出大麻烦的，千万别播出去。

我们的脱口秀比赛组委会打出的口号是要“打造幽默学院”，这怕是全国高校里独此一家了。我就想，要是这校园里处处都是幽默，动不动就从教室里、宿舍里、食堂里、操场上、办公室里、图书馆里、小树林里……发出一阵阵莫名其妙一惊一乍的大笑，那也是很恐怖的吧，我的心脏可能会受不了。那样的话，像我这种喜欢安静的人会选择逃离，去过我最向往的生活。只要有闲暇，我都会步行三个小时，到我的乡村别墅去，在100多平的院子里浇浇花锄锄草喂喂鸡猫狗，搬个躺椅打开半导体收音机眯起眼晒太阳捉捉虱子，或者在三层400平的室内孤独凄凉地泡壶生普唱唱昆曲读读莫言的诗体小说《饺子歌》，听说最近获了个大奖，我要看看这是不是中国诗歌的悲哀，尽管我最爱吃我姐包的素饺子。没有空调，只有穿堂风；没有冰箱，只有不打农药的蔬菜；没有浴室，只有露天从深100米的井里提水来冲澡；没有鸿儒白丁，只有后山的鸟鸣。唉，这样的日子我也快过够了，要是能有人在暑假陪着我到青岛寒假陪着我到三亚我那已经空了五年的海景房待着吃着五斤的龙虾体会体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该多好啊……

这么凡尔赛一把，很快就会露馅儿，也透顶地无聊，跟心灵鸡汤一样让我恶心得想吐，像一碗大米饭吃到剩最后一口时发现里面藏着一只大绿头蝇。但有的事情是装不了或者是没必要装的。上个周末，我女儿在家庭微信群里说要发布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接着隆重地宣布自己恋爱了。我两个小时后轻描淡写地回

复了五个字：这什么情况？而她妈妈第二天早上才敷衍地回复道：昨晚你公布的是一个很重大的好消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能与我女儿想象的情景大相径庭吧，她无奈地发了个表情，意思是：就这？！难道你们不该表示震惊吗？我们想，震惊啥呀，你都这么大了，不是早就应该谈恋爱了吗？你要是还没有男朋友，今年过年我还准备给你在家安排几拨相亲呢。结果是，她直接退群了！我……

就像现在，我的开场秀已经秀完了，却没人鼓掌了，也许你们同样是一脸的懵圈失望加不屑吧：就这？

就这！谢谢大家！谢谢！



芬兰的另类社交指南

18 新闻范晓菁

偶然间看到一本小书《芬兰人的噩梦》，之所以称之为小书，是因为你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把它看完，不是囫圇吞枣，而是可以完全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

主人公马蒂是一个典型的芬兰人，低调内敛，喜欢安静，重视私人空间。书里展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各种小困境：拦错了巴士，却又不不好意思不上车；想尝尝免费样品，可又不想和销售员说话。

我想大多数人都能在马蒂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吧，想想你在微信上敲下“哈哈哈哈哈”时的处境，大概是像马蒂一样绞尽脑汁地寻找着下一个话题。当然有些读者也并不认同马蒂的生活方式，在我们所处的空间里如果你像马蒂一样，那大概率会被人评价为“冷漠”，这就不难理解有读者作出这样评价：“难怪北欧盛产童话，因为他们都不想长大”。

你当然可以选择“糊墙”的场面话，以求毫无声息的在陌生人面前抹去自己明明不太同意的立场，同样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一点点坚持，在我看来求同存异岂不是更好？如果你还有点空，不妨去看一眼这本小漫画，万一有所收获呢？